

山外山

□刘朝侠

由呼和浩特小井沟穿越大青山,往东北走,沿路皆山,当地人唤作后山,山山相连,山外有山,可谓山外山。

山与山之间的缓坡是绿色的草地,和缓的山峦被绿草密密实地覆盖着,草地是绿色的,山也是绿色的,波澜起伏的绿色,一层层荡漾开去,像绿色的波浪,可谓山海壮阔。

绿色的山坡上耸立着一片片苍绿的松林,漫山遍野的绿色有了层次。浅绿、翠绿、深绿……色彩以山的轮廓为界限,层层变幻,极远处的山呈现出美妙的淡蓝,融化进深远的蓝天里,让人想到极具装饰色彩的山野和森林的绘画。

同行的人说这段风景像欧洲的一个地方,又走一段,说像瑞士。我感觉,直观上很像我去年阅读的一本诗集封面鲜艳、纯净、充满诗性的绿。有些路段两边的色彩则像诗集封面柔和而深沉的绿色。沿途一座座山、一条条谷、一处处草地,就像一本本诗集;书橱里一排排、一格一格诗集就是一座座山、一条条谷、一处处草地。

在一个叫“大拐弯”的景点,俯瞰浩瀚绿色中拧成“6”字的土黄色弯道,亮丽而神奇。这一人工的道路,成了巧夺天工的风景。其实人工也是天然的一种,人是自然之子,人走出的道路和蚂蚁在细沙上走过的痕迹,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过了“大拐弯”,有人喊:“鹿、鹿、鹿——”远处草地上奔跑的几头鹿,很快隐没在松林里。相隔一公里的样子,又有一群鹿出现在近处,这群鹿很悠闲,对人很友好,我们看鹿,鹿也翘首向我们张望。

沿途不断有各种动物出现,马、牛、羊、山鸡、斑鸠、白鹇、花喜鹊、灰喜鹊、红山雀、麻雀……它们的出现让寂静的原野生动起来。三五成群的马,俊美而矫健,尤其是黑白相间的花马,显得奇异不凡。牛群缓缓移动,像一大块飘动的棕色地毯。白色羊群像浮动在半山腰的云朵,大片的羊群在山顶吃草,就像随时会飞上天空的云彩。绵羊群里山羊就热闹多了,山羊好动,蹦蹦跳跳,有的还喜欢顶头打架,似乎有意要把沉静的山野激活,把时空扰动一番,把万古空蒙搅出几个快乐的旋涡。

中途是红石崖,远远望去,没有看到红色的岩石,但见远山之巔坐落着一处寺庙,安详而庄严。寺庙就像风景的眼,给风景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,让风景有了神,有了魂。

后来发现这一带山上的寺庙不止一处。有座孤零零的小庙,让人想到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和二郎神打斗中的变相,突兀而醒目。

大家在车上有些倦了,遇到一棵大树,友人请大家到树下喝茶。大家席地而坐,或以石为凳,热水泡茶,用茶的温暖浸润身心。野外泡茶,颇有茶道古风。

饮茶观山,近处三层山叠,肌理不同,一山横纹重重,如国画的折带纹;一山花草簇簇,如米家山水的米点皴;一山绿草平铺,像西画的敷彩用色。人类用语言文字表达自我,山川的纹理就是它们表达自我存在的语言,而且各自有各自的语言,表达着各自的特点和与他人的区别,差异性构建出宇宙万有蓄意丰富的美。

围坐饮茶处,有一大片野生的灰灰菜。灰灰菜是可以和面蒸着吃,或者做菜吃的。被人们忽略的灰灰菜,让人觉得可爱又可惜。转念一想,这种人们关注之外的野逸,才是庄子的逍遥自在。仰视树冠,在极高处有几个鸟巢,这里的鸟巢高蹈于红尘之上……

树下饮茶,抬头望去,道分两路,一条道路劈开草从向北延伸,通向远山;一条道路折转向东,通向武川县城,两条道路之间是一处村庄,农民在农田里劳作。这里主要的农作物是莜麦和向日葵,地广人稀,让人羡慕。

往县城方向走,村落多起来,田地与草地交错穿插,人气和烟火气引导你回到人间。

再回首,山外有山,山外又山,远山在呼唤……

风且吟听

遇上锯琴,是在周末的河套非遗小镇,这里是祖国北疆河套平原腹地、黄河左岸一个人文璀璨的小村落,这里有50多个特色文化大院,每个大院都载有不同的非遗项目。北疆文化的熏陶,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荟萃,使这里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传承活动。

又是一年丰收季,非遗小镇被喜悦和欢快浸染成一片金色的海洋。田野里,成熟饱满的向日葵如同一朵朵金色的太阳花微笑绽放,仿佛在欢迎着远道而来的贵宾;成群的鸡鸭纵情欢唱,仿佛在向人们展示它们精彩的表演;金黄色的葫芦娃调皮地倒挂在凉亭上,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金钟奏响了风铃般清脆悦耳的欢歌。漫步在这古朴而宁静的小园香径上,迎面吹来朗朗清风,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仿佛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,让人身轻如燕、清爽自如。

一阵悠扬的琴声飘过田野,那声音宛如云端绽放的花朵,从遥远的天际飘然而至;又仿佛山间清澈的小溪,行云流水般流淌到心田。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,美到让人窒息,让人倾倒,让人陶醉,让人不知何处是家乡。

“我们的田野,美丽的田野。碧绿的河水,流过无边无际的稻田……湖边的芦苇中,藏着成群的野鸭……”清风徐来,这声音时而深邃悠长,时而欢快跳跃,时而轻柔舒缓,时而热烈奔放,时而低回婉转,时而高亢激昂,仿佛在诉说着小镇的美好过往与青春年华,让人久久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如歌岁月和浓浓乡愁。那声音仿佛在灵魂对话,让你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纷扰;那声音又似与情感相拥、与虫吟相伴,恰似一曲妙趣横生的乡村奏鸣曲。

“此音只应天上有人,人间难得几回闻。”穿过那片金黄的葵园,但闻幽琴声,终究抚琴人。小镇的文化广场上正在上演着一场“奏响最美北疆”锯琴音乐会,来自海内外的20多名锯琴演奏家齐聚一堂,他们心手合一、敲拉并用、收放自如,用奇妙的锯琴奏响了天籁之音,给辽阔的北疆增加了一抹亮丽的风景。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奏,让本来幽静的广场一次次掀起狂欢的高潮。他们个个手持造型别样的锯琴,轮流上演扣人心弦、直击心灵的乐曲。那激昂的旋律似潮水般在耳畔萦绕。我仿佛听到了大地轻柔的呼吸,那是轻拂而过的微风,那是潺潺流淌的河水,那是枝头欢唱的鸟儿。

锯琴,又叫乐锯,就是把钢锯当琴拉,是一种会唱歌的锯子。这种特殊的乐器,无弦、无键、无品尺标记、无定调。只一块锯条、一根拉弓,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,但在演奏者的手中却焕发出了无限的光彩,拉出天人合一之乐。

锯琴源于劳动,却高于劳动,它以精湛的艺术方式,表现了劳动之美、生活之美。从2000多年前鲁班发明“锯”开始,这种劳动工具就以最古老、最原生态的艺术形式,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音乐独特的神秘韵味和无限魅力,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

据说在17世纪,一位意大利伐木工人在锯木之余,随意拨动钢条,发现它居然能够发出好听的与众不同的声音,就试着把这件劳动工具当琴来拉,于是,锯琴出现了。后来它就被带入艺术的殿堂,原来的钢锯华丽转身,有了“锯琴”这一高雅的称谓。自此以后,锯琴便拉开了它漫漫的音乐之旅。锯琴一路漂洋过海,于19世纪初传入我国。20世纪中叶,我国器乐演奏家在演奏锯琴时,采用中国的二胡拉弓,中西合璧,完美融合,独具特色的“中国锯琴”由此产生。1945年前后,在革命圣地延安,艺术家曾用锯琴演奏《黄河大合唱》《白毛女》《血泪仇》等乐曲。有人称赞:劳动创造了世界,劳动创造了音乐,也创造了锯琴。

如今,山东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河南、江苏等地的锯琴艺术家,不断研习和进行舞台表演,将这一中华文化优秀的文化遗产很好地传承保护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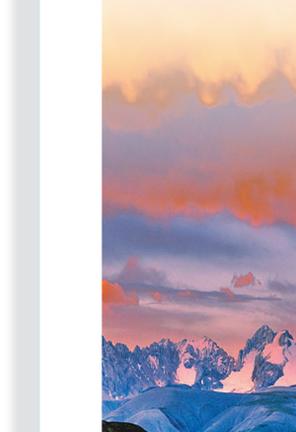
钢锯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,演奏者独具匠心,修长的手指随着悠扬的旋律起承转合,张弛有度、灵动跳跃,仿佛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在锯条上优雅地跳动。他们左手握住锯片,不停地把它按成不同弧度的S形,右手不停地上下下拉弓锯背,巧妙地控制着音乐的节奏和抑扬顿挫。就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,手指按压不同的强度和地方,锯条产生不同振动的频率和幅度,产生丰富多彩音色、音高和音量。高音区域,声音尖锐明亮,仿佛能穿透云霄,给人激昂振奋之感;中音区域,声音平稳醇厚,如潺潺流水,使人内心宁静;低音区域,深沉厚重,宛如大地的沉吟,给人沉稳坚实的力量。通过这种独特的发声方式和对音高、节奏的精准控制,使得锯琴能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。表演者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,舒张有力的动作协调和分寸掌握,才能游刃有余地让如此美妙的乐曲飘出锯条,走进听众心间。

简直太神奇啦!这古老的乐器,带着它特有的神秘面纱,穿越历史的尘埃,以独有的魅力缓缓向我们走来。一把钢锯竟

下一个个孤傲的情影,有的学着睡莲的模样,伏于水面,亲吻秋风拂起的层层涟漪;有的将自己蜷缩成了河畔的姿态,让人忍不住想去扒开看看里面的究竟有没有孕育出晶莹的珍珠;有的高高擎起莲蓬、莲子,迎风而立,说什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。曾经的清香远溢,曾经的凌波翠盖,曾经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曾经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全都收敛起来。突然想起乌兰托娅那首《莲的心事》:“我是你五百年前失落的

幸,无数次在它身旁走过,见证了它四时的成长与蜕变。每年深秋,生活在小城的人们行至此处,总会忍不住放慢脚步。常常有人迎朝阳、沐晚霞,来这里拍照,中国红的大衣或是围巾,与金黄的银杏叶,构成了小城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用不了多久,就会在城市一隅邂逅一池残荷。冷凉的雨中,它们或躬身池里,或虬曲水面,或相携而立,或摇曳风中。微微皱起的水面上投



音,就试着把这件劳动工具当琴来拉,于是,锯琴出现了。后来它就被带入艺术的殿堂,原来的钢锯华丽转身,有了“锯琴”这一高雅的称谓。自此以后,锯琴便拉开了它漫漫的音乐之旅。锯琴一路漂洋过海,于19世纪初传入我国。20世纪中叶,我国器乐演奏家在演奏锯琴时,采用中国的二胡拉弓,中西合璧,完美融合,独具特色的“中国锯琴”由此产生。1945年前后,在革命圣地延安,艺术家曾用锯琴演奏《黄河大合唱》《白毛女》《血泪仇》等乐曲。有人称赞:劳动创造了世界,劳动创造了音乐,也创造了锯琴。

如今,山东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河南、江苏等地的锯琴艺术家,不断研习和进行舞台表演,将这一中华文化优秀的文化遗产很好地传承保护下来。

钢锯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,演奏者独具匠心,修长的手指随着悠扬的旋律起承转合,张弛有度、灵动跳跃,仿佛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在锯条上优雅地跳动。他们左手握住锯片,不停地把它按成不同弧度的S形,右手不停地上下下拉弓锯背,巧妙地控制着音乐的节奏和抑扬顿挫。就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,手指按压不同的强度和地方,锯条产生不同振动的频率和幅度,产生丰富多彩音色、音高和音量。高音区域,声音尖锐明亮,仿佛能穿透云霄,给人激昂振奋之感;中音区域,声音平稳醇厚,如潺潺流水,使人内心宁静;低音区域,深沉厚重,宛如大地的沉吟,给人沉稳坚实的力量。通过这种独特的发声方式和对音高、节奏的精准控制,使得锯琴能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。表演者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,舒张有力的动作协调和分寸掌握,才能游刃有余地让如此美妙的乐曲飘出锯条,走进听众心间。

简直太神奇啦!这古老的乐器,带着它特有的神秘面纱,穿越历史的尘埃,以独有的魅力缓缓向我们走来。一把钢锯竟

下一个个孤傲的情影,有的学着睡莲的模样,伏于水面,亲吻秋风拂起的层层涟漪;有的将自己蜷缩成了河畔的姿态,让人忍不住想去扒开看看里面的究竟有没有孕育出晶莹的珍珠;有的高高擎起莲蓬、莲子,迎风而立,说什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。曾经的清香远溢,曾经的凌波翠盖,曾经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曾经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全都收敛起来。突然想起乌兰托娅那首《莲的心事》:“我是你五百年前失落的

幸,无数次在它身旁走过,见证了它四时的成长与蜕变。每年深秋,生活在小城的人们行至此处,总会忍不住放慢脚步。常常有人迎朝阳、沐晚霞,来这里拍照,中国红的大衣或是围巾,与金黄的银杏叶,构成了小城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用不了多久,就会在城市一隅邂逅一池残荷。冷凉的雨中,它们或躬身池里,或虬曲水面,或相携而立,或摇曳风中。微微皱起的水面上投



锯琴 武永杰 摄

会唱歌的锯子

□运计彬

□风凝

风北韵疆

夕朝月花

家的精彩表演,品出了精湛,也品出了芳醇。

锯琴音域宽广,音色悠长,表现力非常强。它既可以演奏中国的民族音乐,也可以演奏外国的古典音乐。在《哈佛音乐词典》为译述依据出版的《大陆音乐词典》中描述:锯琴,非西方乐器,用一根棒来摩擦发声,用锤敲或者马尾弓拉奏,使之震动,而发出声音。同时,左手弯曲锯片的弧度,来产生音高,演奏过程全靠演奏家用心用脑用耳用手,两腿还要不时微微颤动,帮助锯琴发出颤音,完全达到琴人合一、物我两忘的境界。

钢锯本身具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,演奏者独具匠心,修长的手指随着悠扬的旋律起承转合,张弛有度、灵动跳跃,仿佛一位翩翩起舞的少女在锯条上优雅地跳动。他们左手握住锯片,不停地把它按成不同弧度的S形,右手不停地上下下拉弓锯背,巧妙地控制着音乐的节奏和抑扬顿挫。就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,手指按压不同的强度和地方,锯条产生不同振动的频率和幅度,产生丰富多彩音色、音高和音量。高音区域,声音尖锐明亮,仿佛能穿透云霄,给人激昂振奋之感;中音区域,声音平稳醇厚,如潺潺流水,使人内心宁静;低音区域,深沉厚重,宛如大地的沉吟,给人沉稳坚实的力量。通过这种独特的发声方式和对音高、节奏的精准控制,使得锯琴能够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。表演者只有全身心投入其中,舒张有力的动作协调和分寸掌握,才能游刃有余地让如此美妙的乐曲飘出锯条,走进听众心间。

简直太神奇啦!这古老的乐器,带着它特有的神秘面纱,穿越历史的尘埃,以独有的魅力缓缓向我们走来。一把钢锯竟

下一个个孤傲的情影,有的学着睡莲的模样,伏于水面,亲吻秋风拂起的层层涟漪;有的将自己蜷缩成了河畔的姿态,让人忍不住想去扒开看看里面的究竟有没有孕育出晶莹的珍珠;有的高高擎起莲蓬、莲子,迎风而立,说什么也不肯低下高贵的头。曾经的清香远溢,曾经的凌波翠盖,曾经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曾经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全都收敛起来。突然想起乌兰托娅那首《莲的心事》:“我是你五百年前失落的

幸,无数次在它身旁走过,见证了它四时的成长与蜕变。每年深秋,生活在小城的人们行至此处,总会忍不住放慢脚步。常常有人迎朝阳、沐晚霞,来这里拍照,中国红的大衣或是围巾,与金黄的银杏叶,构成了小城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用不了多久,就会在城市一隅邂逅一池残荷。冷凉的雨中,它们或躬身池里,或虬曲水面,或相携而立,或摇曳风中。微微皱起的水面上投

然能够拉出如此倾心彻骨的旋律,让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、每一种元素在这里都有精彩的呈献,更让人惊叹锯琴所蕴含的神奇魅力和视听震撼。

锯琴最大的特点,就是音与音之间能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发出的声音,或委婉缠绵,或铿锵有力,或悦耳动听。音阶和音域跨度越大,飘出的声音愈加婉转迷人。而真正富有魔法的并非在于钢锯本身,而是人类对音乐的不懈追求和生活的热爱。从乐理的角度来看,锯琴能够发声并且产生美妙的旋律,本身基于物体振动发声的原理。而人类对声音的独特感知和对艺术的敏锐洞察力,才让一把普通的钢锯绽放出绚烂的光彩。

在众多的乐器中,锯琴这种民间“小众”,也许不够炫酷,也许不够时尚,但它是劳动人民发现的,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劳动创造了美,酝酿出生活的激情。它低调而不奢华,朴实而接地气,是最本土本真的民间乐器。它以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方式,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,在我国民间文化中绽放着独特魅力。它承载着先辈们的心血与情感,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与变迁,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,宛如这宁静的非遗小镇,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得到些许的心灵慰藉。

“何以百炼钢,化成绕指柔。”一把锯琴,就是一段故事。它从岁月深处飘来,倾诉着那些被遗忘的故事;它从心灵彼岸召唤,荡起我们心中层层涟漪。一曲《我爱你中国》奏出了我们心中的柔软,也奏出了心中的激昂,这是对祖国山河的豪迈赞颂,这是对祖国母亲的温柔倾诉。这是一次心灵与乐器的交融,那悠扬的旋律如梦如幻,仿佛在讲述着一个民族伟大光辉的故事。那散发独特魅力的音色仿佛是从灵魂深处流淌而出,时而激昂,如汹涌澎湃的海浪,诉说着对祖国山河的赞美;时而婉转,似潺潺流淌的溪流,倾诉着对祖国母亲的依恋。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与手指的触碰;每一段旋律都是情感与岁月的交融;每一丝颤动都是锯琴与乐器的深情对白;每一缕乡愁都是希望与坚守的交织。

游走在这样的乡间小路上,感闻浓厚的乡土气息,聆听大自然深处的优美旋律,感知传统文化的厚重,锯琴以它独有的魅力,打开了我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的新大门。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的呈献和技艺的传递,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精神的寄托。在锯琴的世界里,我们听到了坚韧不拔的力量,我们看到了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,以及为保护和传承好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不懈努力 and 贡献。

锯琴之声,如同灯塔,照亮了我们追寻传统文化的道路。它提醒着我们,无论走得多远,都不能忘记来时路,更不能忘记那些扎根于土地、源于人民智慧的传统瑰宝。让我们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,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,让锯琴之声以及更多如锯琴一般的艺术瑰宝,永远在舞台上大放光彩,为人类的文明增添无尽的魅力。

最好把他们都在街边告诉路人,他们是诗人,是一群属于鄂伦春的诗人,巧手精工中,其语言就是树皮、木料,是兽皮、骨头和针线。

最好把他们安放书中告诉读者,他们是一群属于鄂伦春的战士,放下猎枪,拿起剪刀、手钻、锯子似法术,让死亡重新呼吸,让静止突然灵动。

最好把他们刻在心里告诉自己,他们同样是一群大兴安岭的先人,以跋山涉水,来培植雕艺,记住他们,就是记住岭上热土,就是记住璀璨的历史。

一路向北,走着走着,你将踏进银白世界,天地苍莽,山峦奔跑,洁白童话,密密麻麻的宣言,以树的姿态,静立北方的阳刚,那些弥漫的白雾,枕着冰雪之梦,睡得正酣。

一路向北,睁大双眼,你惊异悄悄落入这世外桃源,在喧闹起舞,不知名的花香裹着夏,让你终会感觉到山野,真能够拧出绿汁来,那种惊奇,叫人明白这辈子真的可以重生,真的是结交到一位,原始而纯朴的朋友。

一路向北,你惊异悄悄落入这世外桃源,在喧闹起舞,不知名的花香裹着夏,让你终会感觉到山野,真能够拧出绿汁来,那种惊奇,叫人明白这辈子真的可以重生,真的是结交到一位,原始而纯朴的朋友。

一路向北,你惊异悄悄落入这世外桃源,在喧闹起舞,不知名的花香裹着夏,让你终会感觉到山野,真能够